

觚

賸

觚賸卷二

分目

吳觚中

仙根

樵隱

事類翁子

鶴癖

沉香街

借卧魚缸

泥無身

史癡

小楊枝

白月

佞佛

去年此日

邵邑侯前生

桃花魚

蛟橋幻遇

藏金券

吳充墓

瘡言

爐中造化

木偶出號

吳介繁

笠澤古柏

白鴿紅豆

羊珠

芥蟲

浮桶

苧粟

水災風變

科名異數

賦梅釋雲

酒兵

黑漆漆

釣叟慨言

觚賸卷二

吳江鉏 琇玉樵輯

吳觚

仙根

李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先生官於吳遇國變不能歸蜀餓死錦帆涇側館於鄉間柴氏柴氏子世俊夢入玉京試得狀頭師得榜眼以告子靜子靜心喜自負因拆榜眼二字之半合爲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應舉辛丑傳臚果一甲第二狀元則馬世俊也柴本姓馬名偶符耳如石先生名實

癸未進士明末爲吳縣令著有賢聲鼎革後杜門
著書不以子貴易操方巾布袍終其身

樵隱

黃九烟名周星性極簡傲或以詩文就見者非而
加嫺侮則晒而置之其寓武水也遇隱士崔金友
於市蚩蚩然骨負擔而以吟哦黃遽揖之入室并
索觀所著崔出樵隱近咏相示其五律書懷云花
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訪友云野曠天垂遠花深
月出遲詠螢云撲扇憐兒女窺書見聖賢七律憶
舊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沈笑白鷗贈友云

吟思白社傾佳釀坐對青山讀異書黃不覺驚賞
曰此真鏗金霏玉之音也我向所厭薄者大率皆
蛙鳴狗吠耳

事類翁子

孫天閑名希驥泉州人家甚貧屢赴童試不售其
妻已生一子一女力欲離異孫不得已聽之未幾
孔文在自涿督學閩中拔置榜首旋令食餼甲午
乙未聯捷妻乃偕後夫至願鬻身爲奴孫堅不許
妻愧恨而死此與朱翁子事絕類孫貴後謀再娶
有宦室女已受聘而夫病痿改適於孫不半載而

病痿者愈孫督學江南不甚惜名節以漁色沒於任其不善後亦類翁子焉

鶴癖

長山王進士岫生素有鶴癖謁選得令如臯臯故產鶴乃大喜抵任後卽於署內購畜十餘隻庭空夜靜唳聲徹雲俟其蹁躚競舞則輟案牘而玩之忽見一鶴吞蛇以爲鶴甘帶也乃諭諸丐戶每人日納一蛇存罪應罰緩者亦許以蛇贖由是一境之內捕蛇殆盡後移癖狸奴見其面空撲蝶僂仰可觀遂令百姓捉蝶因此里吏議罷去

沉香街

嘉興項墨林名元汴游金陵昵院中一妓久而欲
別妓執手雪涕意殊戀戀項歸乃廣購沉水香斲
爲卧床玲瓏工巧復以名紈美錦製衣數篋裝巨
艦訪之入門值有客在妓傾項若不復識項前通
姓名且言有所持贈妓始婉容加禮焉項命潔前
堂舁床置其中闔院爭來致賀羣艷紛集項乃大
張綺筵釵鈿絲管分行接響酒半忽抗聲指妓云
我以世上有情種多在章臺故不惜千金以買一
笑詎暮月之別便已相忘絮薄花浮於今乃信呼

僕出篋中。衣悉裂之。奮大槌碎床焚於庭。烟焰裊空。遍城間異香。經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爲沉香街。

借卧魚缸

烏程唐宜之名時才而狂。同人以爲絕類。桑民懌其就試京師也。攜一獼猴爲伴。家貧患病。寄身枯寺。向僧借魚缸。晝夜坐臥其中。後爲鳳陽通判倪鴻寶先生贈以詩曰。帝陵秀復添龍臥。客路清惟有鶴隨。

泥無身

吾邑盛澤卜孟頫名舜年少負雋才工書畫雲間
陳仲醇董玄宰俱愛重之其自榜所居綠曉齋曰
濯足須加漢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鬚又曰聞歌喉
鳥衆人寡賭笑而花輪我贏常於暑月簪極高髻
身衣大紅苧布袍跣足行歌市中所用障而長三
四尺而袖小蓋僅方廣數寸見者皆指爲狂性喜
視鬼每於陰雲晦月之外獨至荒塚中露宿冀得
一遇年三十二而歿臨沒之歲人有乞其書畫者
卷後但題曰泥無身近日越中有符致乩仙者亦
稱泥無身蓋已仙去矣所著有綠曉齋集其自爲

墓誌銘甚佳。詩歌誕率，不拘繩律，如鶯坐一身，柳蜂歸兩股。花何減唐音。

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帑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沍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耳際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

詰朝常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嫗門端坐而逝人
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旣舉棺輕若無人蓋
尸解矣

小楊枝

如臯冒辟疆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
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擅長閱二十
年而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楊枝一日
讌集辟疆出前卷相示虞山邵青門題其後曰唱
出陳髯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工不斷消魂
種又值春風二月時

白月

楚中杜于皇名濬以詩文往來淮揚間復善諧謔適中秋於廣陵豪家讌集同席十餘輩舉令須各誦唐律月在第二字坐間有統袴子初不解詩口撰一語曰白月照詩人衆闕問此係誰作能頌其上句否逡巡未對杜遽曰是黑風吹酒鬼也合生大笑

佞佛

魏里丁清惠公之後有伯仲二人績學工文而酷嗜佛法仲於內室供準提書像凌晨必焚香誦咒

跪而禮之一日偶觸婦怒手裂像擲地仲不能堪
潛詣伯曰弟獲大罪過無復生理當捐此穢臭以
圖懺悔何如伯曰弟言是也於是仲徑出門伯送
於後仲至岸正衣冠一踴投河伯合掌曰善哉遂
高唱往生咒而還適其家人見之援救得免

去年此日

戴耘野名笠我邑之同里人高隱工詩妙達禪理
康熙庚戌寓爛溪周氏王寅旭潘次耕邀余同訪
是歲之八月二十一日也周畱宿小飲戴舉一令
以儿案食物爲問能辨對明晰者免飲否則罰隨

手拈豆一顆問予曰或云豆形似蠶或云豆熟蠶時二說孰是予曰豆熟於蠶時者不一酉陽雜俎載刀豆莢形似劍脊三稜謂之挾劍豆則此豆亦以似蠶得名耳戴然之又指盤中鷄卵問寅旭曰先有鷄而後有卵乎先有卵而後有鷄乎王以形化氣化之說應之復問次耕曰去年此日是何物耶潘曰酉二十一日乃醋也衆共服其超雋

邵邑侯前生

邵士梅濟寧人自記前生爲棲霞處士生四子年六旬餘乃卒值四子皆出獨孫女垂涕送訣一青

衣卒引見冥王語之曰汝後身當復爲男登乙榜
官至邑宰遂生邵家歷歷皆能憶之既領鄉薦乘
鐸青州適棲霞廣文缺往攝篆乃尋其故居巷陌
門庭無不認識四子童已物故惟孫女媼居髮且
白矣邵具道其故敘前生及沒時景狀悉符女甚
貧悴因解俸金贖之令吳江不三月卽解組歸自
言冥數如此不可久於官也

桃花魚

吳公玆受名晉錫司理永州崇禎壬午入闈校士
夜夢一婦人素粧麗質攜饌餉吳指魚羹曰此桃

花魚也。因出詩相貽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
濯錦人吟濯錦詩。次夕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二
場表聯，乃有此二語。心甚驚異，因薦之入彀。及榜
發，則江陵姚士升也。偶與同年友翁山朱公拙修
話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氏少而慧，嫻於篇
詠，夫蚤歿，苦節十餘載。以某歲卒，第不知何緣入
夢。未幾姚入謁，詢其生辰，正氏卒之歲。

蛟橋幻遇

宜興許郎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
至蛟橋遇一女絕艷，許將與目成，已失所在。是日

薄暮抵舍則所遇女先在室內迎謂許曰來從絳
闕暫寄紅塵三生夙契今當與君償之幸無疑懼
問其姓名曰何淑貞從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鴻是
時許婦適歸寧許因詭言我婦美不遜汝何曰邑
中金閨之艷幽谷之姝徧數止某某三人差不慚
巾幘我猶勝之若君婦則歷齒蓬頭旣疥且痔直
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悲率其諸姑姊
仝集閨觀僅聞語聲出戶並不見形乃共指而詈
之何曰我與許君締未斷之緣命自真宰汝輩某
與某私某爲某事此豈貞靜者而亦毀我乎所刺

幽隱皆實衆遂默然散去何善談論其言皆古宮
闕事於漢時尤詳遠近好異之士履滿其門或與
稽往牘或與晰奧理酬答泉流雖膽博者莫能難
之如是月餘頗厭囂煩挈婢辭許不知所往踰旬
瞥見前婢持衣履來貽且招許許叩以所在婢言
但閉目行少頃可達許如言覺兩足冉冉若乘烟
霧經丘穿壑恍入仙源曲欄重閣花木幽深何薄
鬟約袖躬自紡績許至潔卮而進山肴芳腴酒闌
起曰我姊妹五人各有所適北堂老母往河南訪
我第二姊矣君畱信宿無害也因相與繼繼踰夕

惘恍出門遙見曉村舊徑忽然抵家

藏金券

毘陵周文山名起岐順治末督學於楚試未及半
適故鄉有奏銷之信例應左遷鬱居省院院有一
室凡入卧於內者輒見金甲神叱起人皆畏避指
爲凶室文山不之信設卧其於土牀寢焉夢一金
甲神前來曰吾待君二十餘年矣牀下白金萬兩
可速取以歸釋我典守之責也詰朝發其藏獲一
小匱匱中有券其文云視學事竣積有萬金家無
子女適逢喪亂瘞金於此俟福厚者取之願秉公

遶士勿負我意券無姓字大約爲明季學使者燦然白鏹悉如券數橐之南返家用以饒

吳充墓

桃墩舊有宋大臣吳充墓充之後貧不自存鬻其墓之土於里人顧姓者顧遣人平其封發石槨充赭袍碧帶偉焉如生見風忽化兩夫人朱氏戴氏金釵及纏臂之屬光焰猶新其墓誌則賈平章筆也按賈與吳不同時蓋吳之後人乞賈爲銘耳桃墩亦吾邑地去吳興之南海可四五里許

瘡言

金陵神樂觀陸道士十七歲時毆死一僕卽火其
骨人無知者十餘年是外賺發毒成瘡瘡口似唇
而有舌能言曰我卽僕也卜索飲食飼以脂膏自
能吞化飲以酒四周皆紅但聞卜言必大痛垂絕
如是載餘忽曰我欲他往寃亦解也明日下山遇
樵者可求治之陸如其言果遇樵者懇焉樵厲聲
曰孽畜敢言我乎夜半療汝忽不見是夜夢金甲
神詣陸臥室指謂之曰有藥在几煎服取渣以左
手持向水西門外見婦人潑水急棄於道而返陸
旦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因依所戒至門外

第十二家果見一婦隨棄藥而歸。瘡遂愈。後探此婦竟亦無他。

爐中造化

常州銀工居甘棠橋畔。一日有以銀二兩就鎔者。出冶忽化異狀。中爲小錠如拇指甲。四圍細如梧子珠貫。其間數之得九十七錠。窩絲悉具稜角。宛然成謂之爐中造化。

木偶出號

王司理繩河公寄籍。檣李實居吳江之茅塔村。其未遇時。借村中仲氏小樓三楹爲授徒地。仲辭以

此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內置榻設几
夜分燃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執旌蓋
蔽事列隊前行末後一人冠帶肩輿如州府官之
出號者王熟視良久擊案叱之朴落一聲皆木偶
也聚而焚焉怪遂絕

吳介繁

秀水吳介繁年三十許康熙庚午之秋卧病經月
垂絕者屢矣家人左右環視更番不輟一夕介繁
昏然似稍安者衆皆垂頭而睡少頃其婦先覺移
燈就牀將進湯藥忽不見介繁衾翻枕橫狀如殭

蛻深幕重門。並未啟也。舉家驚愕。達旦四出訪覓。
開村農相告。離此半里有一男子。沾首濡足。宛轉
泥中。絕似吳介。繁然久知其病。何得露宿於田也。
亟至其處。舁以歸。盥濯而詰其由。情不能對。越數
日。其神小復。乃曰。我方病劇時。每日向暮。輒有三
青衣者。伺我於牀。是夜汝輩守視。偶解青衣者扶
項。牽臂負我從牕。旁板隙而出。倏至田間。遇白衣
老人。怒叱之。遂委我遁去。介繁尚存常口道其
異。

笠澤古柏

笠澤三賢祠前古柏鱗枝黛膚蓋千年物也前人
歷有題詠崇禎甲申之次漸就枯萎今止存根株
而已先是祠後竹園中忽於地出一花如木芍藥
金無枝葉里人施姓者見之以爲下必有異持鉏
坎之盡花之莖則有細絲緣絡土中絲斷鉏止亦
無所見又閏月復生一花施坎之如前其絲蜿蜒
丈餘得物圓大如土茯苓碎之中脫而出則宛然
一鹿也頭角尾足皆具於是好事者爭穴土而入
見柏根迴環無端大可二十圍中徑之木色光潤
而清芬觸手皆有細絲分懸其間跡絲求取若茯

苓者盈畚累榻或爲人形或爲禽形或爲獸形土人以鬻於吳門多得善值是歲有客從吳興來道遇寄舟者服製朴古而形神憔悴問其姓曰姓柏問其家若何曰曩頗饒今衰矣問所往曰將之杭州今日已晡欲宿於震澤之普濟寺旣至艤舟寺前趨而入顧榜人曰少待卽歸汝值久之不出徧索寺內無若人從古柏下瓦礫間拾碎鏹少許則所償寄舟之值也俗傳此柏能爲神達觀禪師其化身也觀此信有之乎抑柏旣能神而何以槁死豈神以樹爲形其萎也亦如仙家之遺蛻而去耶

白鴿紅豆

吳門東禪寺白鴿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
囑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存大
小則花開有疎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
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遭國變順治十六年小
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
花色如梓莢小於槐角霜後莢落其子深紅可愛
羊珠

陸佃曰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
鼈珠在足蛛珠在腹是知物類皆能孕珠非獨蚌

也。近日嘉興九里滙農人徐心橋畜一牂殺已五
六歲。因爲子娶婦。宰以饗客。屠者覺羊肚中紫黑
然剖而濯之。得珠盈掬。圓大如豌豆。有老人云。羊
食仙草。或雷雨時與龍交。則生珠。然博物之書所
未載也。

疥蟲

曹溪金孟常短視。離物寸許卽模糊。不辨近則能
察毫末。年踰七十餘。猶然見人有疥者。輒爲搜取。
其疥內蟲。云疥蟲有雌雄。雄者領下有鬚。種種然
可數。亦有老少。少者色白。但其口稍黑耳。

浮桶

明甲申六月大旱吾邑十九都沅蕩浮木桶七土人爭取之卽沈水中捷足者得其一內盛牛頭馬頭尾瓶各二瓶質甚粗碎之表裏瑩澈如鏡是後吳日生易舉義旗敗於此殺人無算桶浮處每年生草七叢菁蔥倍常

芋栗

杜工部南鄰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或作芋栗或作芋栗芋栗不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朱愚庵註杜定作芋栗爲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

王進士五清於山居畱宿具餐雜陳野菽中有粉
葉子和醯醢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卽錦里之苧栗
也苧似栗而小山家率於冬月取實去皺磨而漚
之以水然後用之是知苧栗皆屬園果况莊子徐
無鬼篇所載甚明益信杜詩無字不有來歷

水災風變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猝至間以狂飈村落
之家漂床沈竈人皆露處繞郭諸所罹禍尤烈枕
屍大小以數百計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夜半
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延議國事者爭

論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隄如虹橫界水面
風濤大作明日遂有此異吳江縣三大字額向懸
邑門譙樓萬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上樓向額再
拜取以投水勢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沒馬
腹不能行者老言邑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驗時
焚惑入箕與南斗祇差一度箕主風故風力森疾
康熙丙子七月廿三日午後北風陡發雨如懸
瀑平地湧水驟至數尺夜半返風而南勢益狂猛
篝燈密室中無不盡滅屋瓦交飛頽牆覆屋者十
家而九所在喬木倒折殆盡城隍廟有四古榆大

解題 卷二 三
皆合抱連根盡拔真異變也先一日句容縣水發
時士子錄科者多寓城外水驟至不及避淹死數
十人吾邑仲姓亦與焉

科名異數

常州巢儀部震林號兼三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
士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被落乙未再成進士名
次仍在、一百六十二前後相符一時驚羨韓中丞
贈額有科名異數之題

賦梅釋雲

余所交海內三韓一爲慈谿姜西溟一爲邵陽康

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
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
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
句并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
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
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
生營謀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
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
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
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巢

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
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
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
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
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
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
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剔雌雄渾不辨
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
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
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蘂砧模樣只我羅衾渾

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牕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
傳人口。聞者爲之絕倒。

酒兵

唐人有酒衡愁陣出奇兵之句。余常賞其豪雋。然
余飲不能一焦葉。故遇酒兵時絕少。近得姚竹友
庚辰中秋夕醉後放歌。可謂善用酒兵者矣。其詩
曰。丁丑之年仲秋節。珠江放舟看明月。酒徒多挾
少年狂。霜飲高歌曉未輟。凌空擬駕龍鬚遊波底。
垂龍魂。欲憎星移物換。秋復秋。此樂至今思忽忽。
人生鹿豕豈長聚。客散天涯我歸浙。秋涇橋東初

把茅婚嫁因之罄囊篋舉觴對月月無光一夜煩
憂頭蓋雪。去年飄轉瀛洲城。閉置官衙頻羈縶。主
人獨酌羅浮春。高腔小隊喧私宅。令我有酒不敢
飲。霜娥夜怨無情客。長揖飄然信所之。西歸復理
羊城楫。一椽初賃伯通廡。二三好友重接席。佳時
恰遇蟾魄圓。觸著狂懷興蓬勃。畫篋搜衣質庫還。
航之罄矣那復惜。陳村豆酒買十甕。綠袖黃蕉隨
意設。廣寒宮妃試新粧。雨洗鉛華倍瑩潔。微雲薄
綴霓裳輕。涼殿細曳凌波襪。如此好景若不醉。天
公笑我真癡絕。四筵狂客鼓掌起。君言適與同調

協會須較戶陳酒兵立監視師分捷伐旗標兩翼
各張軍射覆藏鈎隨弄刺濟陽驍騎稱蔡髯一鼓
而下氣先竭亞夫之師天上來轉戰中原傷一蹶
大樹將軍氣最雄露布敵逢袁彥伯崑崙關破酒
尚溫大笑三軍盡投幘蒼翁老興復不淺制勝出
奇何敵隙居如處女行脫兎量而後會戰必捷強
吳勁楚婦箠空何有江黃與滕薛華擊鼓絕喧未
休驚起鄰翁罵唐突鄰翁勸汝一杯酒爾何不樂
此今夕百年幾遇月中秋宛其死矣空悲咽今年
今夜共此月明日明年遂陳跡感我此言促引觴

請爲贊翁歌。一闕歌殘。月落杯影空。不知東方之
既白。竹友名東明。嘉興之秀水人。年四十後。領下
生小瘤如蝨。因更號贊翁。夙負經世之畧。兼工書
繪。而時無知者。其落拓江河也。必載酒以行。其揮
毫染翰。淋漓子墨也。得酒乃益入神。嘗自題醉書
絕句云。醉中畫樹醒添石。醒筆不如醉筆佳。安得
青州六從事。百年同伴作生涯。余觀贊翁豪於酒
而不沈湎於酒。蓋意不在酒也。所著詩文若干卷。
曰弄酒餘閒集。

黑漆漆

天同一生王錫鬲別號餘不精究曆理兼通中西之學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鵞吻間仰察星象竟夕不寐作書與人俱用古文奇字人多不識王亦不欲人識也里中有詢以水旱之占者答曰若將此事問先生先生肚裏黑漆漆王隱居笠澤有白菴天同一生傳

釣叟慨言

雪灘釣叟曰昔蘇季子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今世異是富貴則父母不子貧窮則親戚畏懼此言殊有感慨

觚賸

卷二

九

臨野堂

烏程陸士涓熊臣 同邑沈天寶竹西 閨

門人金雅珩蔡鳳 弟 元瑞玉舟 訂

觚賸卷二終

瓠贖卷三

分目

吳觚下

姜楚蘭

雲娘

沉香瘞瘡

河東君

湯素曉

墨池

陳娘

顏吳才媛

李婦金氏

棲梧閣

小鸞

宛在

張麗人

觚賸卷三

吳江鈕

琇玉煇韞

吳觚下

姜楚蘭

劉東平澤清建閫淮陰興屯置榷兼課魚鹽不貲
之富幾亞郡塢淮浦名倡姜楚蘭者色藝冠時尤
善琵琶素與某生交驩生金盡則每出纏頭錦爲
生取酒一日聞劉巡視浦上蘭特凝粧登臨街小
樓鼓數曲繁音徹外劉從肩輿中諦聽良久意茲
麗曲必成纖手亟遣從騎索之得蘭大喜卽攜至

幕府寵之專房時以絃歌自娛居踰月蘭啟劉曰
君侯牙樹名邦綏膺高爵帷幄之謀金鼓之役皆
非賤妾所敢預聞至於披較琴書品置服玩竊有
微長妾固不惜纖軀晨夕於君侯之側也劉掀髯
大笑曰解語花亦欲窺我清秘耶因命以筦鑰之
任金玉錦繡悉以委焉未幾天旅南下劉惶懼出
閱黃河蘭折簡致生曰資虬髯之帑濟鵬裘之困
未爲過也願假崑奴速完耶遇生遂泛畫舫於城
下細載宵行劉歸視蘭室么絃在壁繡帳間如撫
膺太息而已鼎革後東平遠竄蘭自越返淮與生

偕老

雲娘

密雲汪叅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小拆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箠插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

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卽發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箠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叅將抵家無寸箸之失雲貌殊艷叅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粧雲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蒼苻蕭焉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

矣乃恣行不義玷我真素耶遂以刀擬公子且前
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卽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
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
待遂馳去永不復返

沉香瘞狸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
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
珠飼以精粢嘉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悵累日至爲
輟膳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
場三晝夜

河東君

河東君柳如是名是一字藤蕪本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翩若驚鴻性復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蒙叟錢宗伯而河東君始著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攜至垂虹繾綣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

不辰墮茲埃壘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
簪纓雲集膏粱純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呻吟倖竊
科第者皆傖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
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騷
僧之數也能鬱鬱久此上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
名聞苒城陳卧子爲雲間繡虎移家結鄰覲有所
遇維時海內鼎沸巖關重鎮半化丘墟虎旅熊師
日聞撓敗黃巾交於伊維赤羽迫於淮徐而江左
士大夫曾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徵色選聲
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時

喧譽獨推章臺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嚴正不
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而虞山宗
伯與陳齊望魏科瞻學又於陳爲先輩因昌言於
人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
士者不嫁適宗伯喪偶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
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錢之門多
狎客往來傳致迄於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爲築
我聞室十日落成促席圍壺相與餞歲柳有春日
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並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
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朔月是愁端畫堂消

息何人曉翠幙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
風取次一憑闌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裝之恨
方殷解珮之情逾切矣辛巳初夏結禱於芙蓉舫
中簫鼓遏雲麝蘭襲岸齊半合卺九十其儀於是
三泐薦紳喧焉騰議至有輕薄之子擲紙彩鷁投
礫香車者宗伯叱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
若柳歸虞山宗伯曰爲絳雲仙姥下降仙好樓居
功枕峰依堞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
備曰絳雲大江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
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與攷其上牙籤寶軸參差

充牣其下黼幃瓊寢與柳日久晤對所云爭先石
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碁蓋紀實也宗伯吟披
之好晚齡益篤圖史較讐惟柳是問每於畫看餘
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樓繙閱雖縹緲浮棟而
某書某卷指示尖纖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訛
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國初錄用前
朝著舊宗伯赴召旋罷吏議放還由此專事述作
柳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登龍之客沓至高閣
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帔出與酬應否則肩筠
舉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卽英賢宿彥莫

能屈之宗伯殊不前。慙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
常戲稱爲柳儒士。越十載庚寅絳雲樓災時移居
紅豆村莊良辰勝節必放舟湖山佳處畱連唱和
望者疑以爲仙。其中秋日攜內出遊詩曰：綠浪紅
蘭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
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影影。窺簾蛺蝶上釵
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
曰：秋水春衫澹暮愁。船窓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
依蘭櫂。無藉輕雲傍彩舟。月幌歌闌尋麝尾。風床
書亂覓搔頭。五湖烟水長如此。願逐鴟夷泛急流。

其他篇什多附見有學集不盡載生一女嫁毘陵趙編修玉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城同居而柳與女及壻仍在紅豆村踰二年而宗伯病柳聞之自村奔候未幾宗伯捐館柳畱城守喪不及歸也初宗伯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宗伯舊有所負梟悍之徒聚百人交訐於堂柳泣然曰家有長嫡義不坐受凌削未亾人奩有薄貲畱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兇而紓難立出帑千金授之詰朝喧集如故柳遣問曰今將奚爲宗人曰昨所頒者夫人之長物耳未足以贍族長君華館連雲

腴田錯綺獨不可割其半以給貧窶耶嗣子懼不敢出柳自念欲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宗伯懿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紀綱之僕數輩部畫已定與之誓曰苟念舊德毋渝此言咸應曰諾柳出廳事婉以致辭曰妾之費盡矣誠不足爲贈期以明日置酒合讌其有所須多寡惟命府君之業故在不我惜也衆始解散是夕執豕烹羔肆筵設席申旦而羣宗屬至柳諭使列坐喪次潛令健者闔其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若將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訝入視則

已投繯畢命而大書於壁曰并力縛飲者而後報官嗣君見之與家人相向號慟縛之屬先一日預聚於室隨出以盡縛兇黨門閉無得脫者須臾邑令至窮治得實繫兇於獄以其事上聞置之法夫河東君以泥中弱絮識所依歸一旦遭家不造殉義從容於以禦侮於以亢宗詎不偉歟方宗伯初遇柳時黝顏鮐背髮已鬢髮斑白而柳則盛鬚堆鵝凝脂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酬贈有風前柳

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之句競傳人口而不
知一與之醺終身以之卽奉雁牽絲有所不逮也
如此

湯素晚

湯氏素晚字雅卿大都吳湄雲中饋也僑寓吳中
以避風鶴之警畫軫文楸藉以永日偶爾點筆輒
亦悲艷丙戌除夕詩云病餘弱質困烽烟髣人今
宵怕說年臘盡不知秦歲月春來猶見漢山川何
勞茂草牽鄉夢自有梅花作客緣眉案未輸鴻與
耀只愁時事正紛然

墨池

李研齋之繼室曰鍾山秀木浮渲梳頭凝粧特妙
每一出遊則秦淮麗人爭相窺傲其婢墨池性亦
明慧秀才常畫蘭竹池輒侍側宜墨之淡令以口
受筆退其墨李詩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臙脂黑此
墨池所由名矣

睽娘

睽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祖某以閭閻世
宦累貲億萬其父某盡散其貲蓄古名畫環室爲
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爲率各以鏤金牌記

之其錦韜玉軸者爲最品。昧方四五歲性聰良。善記誦。父嘗戲舉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畫。昧卽指第幾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愛之。令其掌鏤金牌而司畫城。呼曰畫奴。長及齒。毆作花鳥小圖。工刀札。善吟咏。姿體絕麗。未嘗假粉脂。而浮香發艷。盈盈欲仙。星眸流離。遠黛明媚。復嫣然善昧。故其母氏更畫奴名爲昧娘。明甲申歲。海內鼎沸。兵燹所被。諸郡縣皆陸沉。秋八月。昧與父母夜飯罷。畫楹間列繡燈圍。以紫絲步帳。月光掩映。簾幙昧方研墨濡頰。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將資於鄰側。醉香

庵施其庵之女冠未舉筆忽聞號呶成雷燎火四張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陳倉卒入內閣取畫城之錦韜玉軸者持以出從父母走僻巷中潛達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載賣珠以綴衣傭繡以佐饌備旅食之困時舜水廬室悉爲灰燼亂稍定陳父將理故業而無資可繕陳泣然曰吾家世業隆大不幸蹈於離亂熒熒飄寄非長策也聞女之姑在午溪東新巷姑以艾孀守貞女可就訪合居共爲晨昏女裝中有古畫十餘卷售之當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廬而新之女時可從父母從容完

聚耳父然之爲買小舫從一女奴曰問香賦詩淚
別詩曰漂泊何由返故園桃花春雨照離魂憑將
別後雙紅袖記取東風舊淚痕遂至東新巷次於
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於新巷亦豪族倩夫
以癰疾之病走死亂軍無子倩故甚愛昧娘視昧
娘若子也倩有表之自出潘生緒其親與倩乃異
姓之叔嫂生故世曾其父母以行穢見黜於族僦
倩之側舍以居生能詩文然無士君子行窺倩寡
處閒寂日以事請見昧目哆口欬肩櫛足以意挑
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悅昧之臥室去倩之卧

室可百武在東廂小紅樓鎖簾閉幃旦晚不下樓
級倩之事問香稍知之以告昧昧嘿不應倩之家
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時暮春初旬倩娘辟諸
女從邀昧娘往遊昧辭以午繡方倦倩頻促之乃
啟隔夢門轉曲池上小山左側憩半峯亭綠柳數
樹紅欄三折茶以竹鑪碁以石磴復轉而左隔太
湖石累丈海棠盛開爛如繡屏綠海棠行數十武
一徑皆櫻桃花一徑皆薔薇花倩曰櫻桃未子而
花容少媚不若薔薇紅香足愛也挈昧左腕低扇
微笑乃至薔薇架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舞落紅滿

鬟髻閒垂垂拂衫袖有細彩流蘇貫相思子綴以
同心鳳凰結雜花而墜中睽之右肩睽驚愕隔花
望見一生烏巾倩容凝睇於睽問香遽呼之曰潘
秀才從誰來耶倩娘曰潘卽從櫻桃徑來耶卽素
不識睽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視而笑倩亦視生而
笑遂散去睽知倩之賣已也顛顏不懌者累日蓋
倩娘素悅於生耻睽之獨爲君子也故潛生於園
以俟睽之至將市穢於睽倩知事不可諧於是始
不懌於睽而爲生計益深一日睽娘曉粧方竟綺
瑟無事偶疊紅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蚤是

傷春夢雨天鶯啼燕語報新年東風不道珠簾隔
引出幽香落外邊蓋隱刺倩事也書畢以玉篆獅
鎮紙忽聞樓級有點履聲乃倩娘至睽拾袿連屣
趨迎倩紅牋詩猶在鎮獅下睽急取置鏡臺鎖櫃
內而尾紙半露倩出讀之納於杏衫左袖遽下樓
級睽止之不能挽悵而已倩出中堂適遇生於梧
桐軒下倩出牋於袖望生而投曰櫻桃徑上有援
琴之挑梧桐軒中乃無擲車之果耶生舒牋展視
乃絕句云云後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倩曰畫奴是
睽娘小字紅牋是潘郎良媒也生攜牋而去後累

日新霽始涼。金風初扇。沿荷零香。庭草淒綠。牀孤
坐。凝眸惻惻。有思歸之意。見問香。攜斑竹。鎖絲籃。
籃置畫金小方奩。進曰。倩娘以爲娘。午茶少潤。詩
脾開。奩視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盡覆奩。
奩衣下文錦尺幅。繡帶雙結。密緘重重。發緘而觀。
則薄赫蹏也。得五十六字。云。珠樓十二夜初長。秋
恨應知怯晚粧。巫水有雲通楚佩。賈牆無夢問韓
香。錦絃舊瑟調鸚鵡。蘭酒新醺憶鵲鸞。落月斜廊
無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廂。篇末著云。米在田而可
實。水非米而何炊。睽以指畫者。久之作潘字狀。潘

焉起立碎紙而擲於地。墮鬟拂衣遂往。見倩時倩方坐繡裯。裁鳳花細韞。忽見睐以睐至。意必有令。移席駢坐爲睐整髻。上墜釵。睐暈臉潮紅。嚴容噤氣。良久乃言曰。姪以穉年背慈就外。孤跡單心。托命於姑。以姑之惠。被以綺繡。餌以珍錯。良厚矣。乃不訓之以德。而假道於不令之生。傳以褻詞。姑縱不愛姪。獨不自愛乎。曩者以楮墨閒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穢意見。誘修筠有節。高柏有心。豈相浼也。陌上之金。尚不能亂桑中之婦。而謂紅閨流藥。乃自媒於東牆宋玉哉。姪非敢斷絕雅恩。

然久安於此。實敗令名。請從此辭。敬獻再拜而起。
倩以好言固畱不許。時舜永已成小築。暕之父母
將欲迎暕。暕適歸。驚喜道故暕所不悅於倩娘者。
匿不以告也。先是生之父母爲生婚於王氏。自溺
志於倩。遂背婚於王。王亦以生狂蕩無檢。字女他
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於暕。而不愜其願。故揚
紅賤之。詩以誣暕。使聞於暕之父母。因而求娶。閱
歲餘。倩以他事至。暕父母家起居外。並爲暕議姻。
口籌心語。未白其人。而數目暕父。暕父無忤色。因
極口潘生之才。而諱其貧。又附暕母耳。密語暕父。

母嘿然相顧微歎遂首肯之倩歸卽爲生致六禮
賸父母擇吉將贅生於家而絕不以聞於賸至宴
爾之夕銀缸斜照黼帳高張夜闌徹粧流盼見此
良人則卽隔夢園櫻桃花下生也賸大號慟絕而
後甦問香馳走驚呼賸父母至賸悲極不能言良
父唯曰倩娘誤我父母再四捄解然伉儷之際非
其本情雖勉爲笑語而眉嫵間鎖愁駐恨如不勝
致居又二年生亦構數椽別墅挈賸以歸生之父
母窮悍極虐素知賸之不禮生也爲盛怒以待賸
賸拜告方畢含啼入室意不聊生歲辛丑生以不

給家食爲覓耕之謀復隙窺館之鄰女見黜其主
賸愈不禮生生大慍賸叱詈之聲達於庭戶賸支
頤語生曰薄命之薄卿寃可知在童之狂負心若
此何鬚何眉無耻無禮我死爲鬼爾生尚能爲人
乎語未竟鞭楚亂下散髮蒙而流血被肩維時明
月入戶青燈熒熒賸睜目嗚咽而歎曰命盡此矣
令問香於故篋中取愁鹽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綠
窓小寫百葉皆幼時所畫花鳥粉本悉焚之火乃
裂帛盈尺和淚爲書授之問香曰遲明汝爲吾送
易氏爹娘書畧云女不幸少逢離亂骨肉飄依兩

地異處况復長年羸病自知弱蕙易殤薄雲難壽
然從垂髫以來溺情芸藝散志籤圖將謂結褵名
族執爨良家俾慈幃二人得慰心於白髮竊所願
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涅我素名織彼萋計
致匹合於瑣類終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
魂欲斷豈知有生之樂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後鬱
爲沈疾嘗累日一粥而見粒則嘔薄飲不及蠡勺
悲苦之狀不可殫陳當夫蘭門暮掩薄寒中人簷
雨浙瀝燈花頻落砧聲遠飄譙鼓斷續女於斯時
淒其淚零倚枕竟夕不知憂之何從也及夫畫窓

曉開麗花笑。暖。慧鳥爭啼。凭欄數迴。因思穉年西
閣。隨伴踏青。始歸。泛錦瑟於芳樓。馳紅衫於細馬。
匏絲稠雜。諧笑爲。謹方之。今時。遂若隔世。同是一
身。而苦樂頓異。命之不猶。夫復何言。今秋負心人
以窺踰。失意遷怒於女。簪楚千態。垂垂待斃。無復
生理。爰令丫鬟問香。告情父母。卽夜是命盡之次。
父母一來。垂視。永以遐隔。綠香帳裏。豈有冷翠零
膏。紅葉窓前。莫問韶顏穉齒。將見柳眼露凝。埋春
化淚。蓮心風折。劈恨成絲。明月三更。天涯草碧。還
家之期。當在曉風新夢間耳。父母春秋已高。強飯

自愛無以女爲念。幸收女餘骨。覆以坏土。得以脫迹人間。銷形天上。梁黃槐綠。烟冷雲荒。遂畢此生矣。孟光同隱。未得是人。弄玉俱仙。徒爲虛語。獨念父母畜我不卒。繞膝之歡。邈矣難再。梅花猶在。額乎蓮花。猶在足乎。鏡臺舊影。翠帷餘香。姍姍其來遲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及晨。睽父母得書。憤駭長慟而至。則睽已縊於前軒左櫺間矣。生與父母俱逃。莫曉所在。睽父母及易氏諸戚。乃棺睽於兩楹。而以問香歸。蓋睽之爲人。風神散朗。亦珊珊流雅。而幽情如緘。慧心長結。藝能窮巧。而貌若不知。

咳唾生珠玉而寡於辯給。援管成牘而揮染必本於性。故寫愉則墨以歡。露道哀則字與淚并。蓋孝穆所謂妙解文章者也。惜紫紉無托。紅顏非耦。才豐命薄。生短恨長。悲哉。昧生纔二十四歲。殮後數日。忽有豪士戟髯拳髮。紅巾綠縵。跨劍躍馬而馳。後從碧眼奴背負血囊。至昧之門。排門直入。豪止馬。振前掀髯大呼曰。負心人已殺之矣。從者下囊前。傾血糊模一髑體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年午溪盜亂。倩娘虜去。不知所終。人咸以爲昧冤之所雪云。

顏吳才媛

顏芳在字柔仙桐鄉工部雪雁公女也歸我邑爛
溪周氏所著有偶葉草其送春詩最佳詩曰豈是
春歸候憑欄意忽離綠酣鶯語澁紅瘦蝶魂癡澹
泊無羣好幽閒與古期欠伸方欲起風雨到窓時
工部第五子祁之婦吳亦能詩月夜夢歸有感云
假寐承顏到膝前花枝明月話歡然正當絮語牽
衣際白鶴一聲悲遠天工部示祁書曰閨閣之詠
不嫌婉弱唐詩所選亦無高老之什看其用筆靈
活若白鶴一聲悲遠天直可與諸姑相伯仲芳在

妹宛在綺才蘭質不遜柔仙以所適非耦抑鬱而夭吳名徽字似音

李婦金氏

距余居里許有民家女金氏幼無以自育年十二歸里人李乙乙之父以治皮爲業人呼之曰皮皮性茂而愚受人值爲其驅使卽利害無所避康熙戊申里中大姓有事滅獲無可使者以命皮皮慨然任之及事發詞株及皮已就縛乙奮身走郡告郡守曰此皆乙所爲無與吾父事於是郡守釋皮拘乙論法當流於秦金氏計且偕往間關數千里

不免多露之虞。泣曰：我從我夫而不獲終事我夫，不若完節以報我夫之爲愈也。雖然，我夫未行，吾不可以先死。雖貧家無簪珥，可鬻而竭手指勞，猶足供餽粥。俾累人無患饑渴。乙在禁數月，金氏拮据紡織，因得製衣置食往來餉乙。見者爲之泣下。已酉夏，郡遣流人乙之里同累者二，其二人之婦皆促裝爲從行。計氏獨托其三歲女於姻，乃往見乙於獄，曰：勉之自愛。新婦將爲君養姑地下耳。歸未至家，恐有覺其將死者，遂自裁於他氏室。時年二十一。金氏死，閏月同里諸君子爲位於崇義寺。

設醮三日各以詩文弔祭嘉其得死所也

棲梧閣

桐城吳氏年二十五而寡以其所居有棲梧閣世遂稱爲棲梧閣吳氏秉性高潔好讀歷代羣史而艷詞小說屏絕弗觀今聞其年六旬有奇已屆梳雪之辰尙勤操觚之業著有吟咏蒼古悲涼無脂粉氣若置之朱鳥集中又爲閨閣另開一生面矣余於番禺宰姚公官署得金陵懷古詩八章錄其四而存之咏南齊云六貴同朝激虎彪橫江勒馬下雍州銀鎗酒市春雙橋玉屨蓮臺月半鉤趙鬼

西京諳漢賦。阿兄東閣壓通侯。誰知講武旄頭入。
芳樂笳吹碧。麝秋咏南梁。云同泰齋中拜佛囉壽。
陽千騎渡江波。金甌突向中原缺。寶劍空。喚萬卷。
多。五月誰勸君父難。七官先反弟兄戈。江淮廢後。
襄陽促。秋草臺城放橐駝。咏南陳。云臨春閣上萬。
花妍。寶帳朱簾裊。蕙烟輦鼓飛衝朱雀路。軍書壓。
損繡牀邊。嫦娥入月昏。銀鏡狎客還家碎錦箋。臘。
有景陽宮畔井。胭脂春水咽殘絃。咏南唐。云江南。
一劍捲秋霜。半壁山河入雒陽。百尺樓空蓮葉碎。
翠微亭冷鳥聲荒。臨城悵悵填官曲。解廟倉皇聽。

教坊日夕淚痕誰洗面錦書封恨報紅粧

小鸞

我邑葉工部與其夫人沈宛君才華絕艷子女數
人無不具有彩筆而小鸞字瓊章者其幼女也鸞
方十齡與母氏初寒夜坐於時銀蟾漾影金粟凝
香灩灩既零漸成涓滴宛君口占一語曰桂寒清
露濕鸞卽應聲對曰楓冷亂紅凋宛君驚其敏慧
尤心憐之惜未笄而卒其詩詞附午夢堂集行世
宛在

顏芳在之妹宛在適吳興貴公子其性蠢愚偏多

念忌每出則鍵宛在於深閨庭涼月皓徑煖花芳
不許一至吟玩宛在以茗中人呼之結襦而後意
不聊生憔悴經年遂至奄逝余見其遺稿二絕句
云秋入重門夜似年麝蘭香燼不成眠梧窗坐聽
瀟瀟雨挑盡殘燈獨點然黛痕消滅兩眉峰強起
臨粧意已慵對鏡自疑非似我可能描取舊時容
似此愁言讀者尙堪腸斷况拈管之人乎

張麗人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倡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
人體貌瑩潔性質明慧幼卽能記歌曲尤好詩詞

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
雙斛也不如呼爲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璧名
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于是二喬
之名艷稱於時麗人稍長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贅
焉仙城豪貴謀爲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
堅不爲動長歎辭曰我母愛我不可楚離且已委
身字人蝶粉可污燕巢終在不聊勝于入他人手
吼獅換馬又隨風漂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諸伶
於邨墟賽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
爲妃醒以語其母泣然淚下拍板而歌羅郎比紅

諸絕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美周誌其
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于勢者王何由致之
豈洛水凌波乃符銅雀之識耶若夫粉黛何假美
人何真艷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爲麗人
埋香處明月爲鏡清風引簫好鳥和歌蛺蝶自舞
徘徊其間倘有霧鬢風鬟一唱三嘆者出焉能不
爲傳書之柳毅乎

武進劉得清靜夫 同邑黃 容圭菴 閱

門人周日煥東曙 弟 璟竹城 訂

鳳牘卷三終